



梅森探案

恐怖的继承人 紧张的同谋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群众出版社



[美] 厄 尔 · 斯 坦 利 · 加 德 纳 / 著

恐怖的继承人

樊松坪 / 译

紧张的同谋

叶娟 孙卫明 兴安 / 译



梅 森 探 案

A PERRY MASON MYSTER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恐怖的继承人; 紧张的同谋/[美] 加德纳 (Gardner, E.S.) 著;
樊松坪等译. —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1.4

(梅森探案/鲁玉容主编)

ISBN 7-5014-2436-5

I. ①恐…②紧… II. ①加…②樊…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4269 号

恐怖的继承人 紧张的同谋

著 者: 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译 者: 樊松坪 叶 娟 孙卫明 兴 安
责任编辑: 鲁玉容
封面设计: 章 雪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印 刷: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字 数: 321 千字
印 张: 14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2436-5/I·1016
印 数: 0001-6000 册
定 价: 2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简 介

《恐怖的继承人》

刚下飞机的弗吉尼亚女士正在领取行李，一名警官出现在她身旁并提出要看她的手提箱。她毫不犹豫地打开箱子：一层装有白色粉末的小塑料袋整齐地码放在那里。此时，一名躲在柱子后面的摄影记者冲上前来拍下全景后迅速离场，而百口莫辩的弗吉尼亚被拘捕并带到警署。无奈的她想起了大名鼎鼎的律师梅森……梅森以精妙绝伦的辩护为陷入绝境的弗吉尼亚洗清了冤情，但紧接着她又跌入了更深的陷阱之中——凶杀嫌疑。这一次，梅森又将如何以他的智慧拯救他的当事人呢？更精彩的故事等着你去欣赏。

《紧张的同谋》

哈兰太太非常爱自己的丈夫，但他却因有外遇而提出离婚。为使丈夫回到自己身边，她自以为是地想出了一条妙计，不想却因此使自己成了谋杀嫌疑人。由于她

的谎言,她的律师梅森陷入了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,但他最终以一堆垃圾为突破口搞清了真相,并在法庭辩论中出人意料地揭露出了真凶及他紧张的同谋,不但拯救了当事人的性命,而且挽救了她的婚姻。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0 - 0211

Erle Stanley Gardner
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The Case of the Horrified Heirs
恐怖的继承人

The Case of the Horrified Heirs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© Bethel Gardner & Grace Naso, 1964
Copyright licensed by Thayer Hobson & Company through Arts &
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, New York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0 - 0219

Erle Stanley Gardner
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The Case of the Nervous Accomplice
紧张的同谋

The Case of the Nervous Accomplice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© Bethel Gardner & Grace Naso, 1955
Copyright licensed by Thayer Hobson & Company through Arts &
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, New York

恐怖的继承人

樊松坪 译



第 一 章

谋杀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。它往往是贪婪、私欲、仇恨、报复、抑或恐惧的产物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谋杀的发生使许多人的生活从此改变。

黎明的霞光透过玻璃窗，柔和地撒在菲利普斯纪念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。

外面街上那曾随着夜幕的降临而稍事沉寂的车马喧嚣，此刻重又活跃起来。走廊上护士们的脚步声一阵紧过一阵，它表明繁忙的一天就此开始。

护士们先给那些病人擦拭身体、测量体温、采集血样，随后，早餐托盘便送了进来。那一阵阵咖啡和燕麦粥的清香飘进走廊，好像是满含歉意似地请求允许它们冲淡那股消毒剂的气味，同时又保证它们的这次“入侵”只是暂时的。

护士们手持无菌注射器快步走进外科病房，给病人施行预备性镇静麻醉，以减轻病人对手术的焦虑，也为术前麻醉起了铺垫作用。

劳瑞塔·特伦特坐在病床上，对护士疲惫地一笑。

“我觉得好些了。”她虚弱地低语道。

“大夫说过他做完早间手术就来看你。”护士对她宽慰地笑



了笑说。

“他说我可以回家了吗？”病人热切地问道。

“这你还得去问问他，”护士说，“不过这段时间你可要好好注意饮食了。这回的肠胃不适实在是太严重了。”

劳瑞塔叹息道：“我真想弄清楚这一切都是怎么引起的。我一向很谨慎的。我肯定是得了什么过敏症。”



第二章

在特伦特的那幢宽敞的、洋溢着怀旧气息的豪宅里，此刻，管家正在为主卧房做最后的装饰。

“他们说特伦特太太今天回家。”她对女用人说，“大夫让她的护士安娜·弗里奇在这儿陪住，现在她刚到。这回准备呆一两个礼拜。”

女用人兴味索然地说：“我真走运。本来打算下午出门的——出去办点儿事。”

就在她们说话的当口儿，在一间浴室里，一双手在洗脸池上蓦地一晃，但见从一个小药瓶中散落出一些白色的粉末，落入洗脸池中。

一只手随即拧开了水龙头，于是，那些白色的粉末便被冲进了下水道。

再也用不着这些白粉了，它们的目的已经达到。

在这幢豪宅里，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在等待着特伦特的归来，这使空气中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期待感。这些人是：保林·布里格斯，劳瑞塔的妹夫；戴安，保林的妻子；戈登·凯尔文，劳瑞塔的另一位妹夫；马克辛，戈登的妻子；管家；女用人；厨师；护士；司机乔治·伊根。每个人对于劳瑞塔·特伦特的不期而至的归来都有着不同的反应，而这便营造出一种莫名的兴奋气氛。



此刻，那天的早间手术已经结束，外科大夫们换上了便服，菲利普斯纪念医院的繁忙暂时告一段落。

手术后的患者们呆在复原病房里，第一批被推出来的是那些施行了无危险手术的病人，只见他们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，躺在病床车上，身上盖着羊毛毯，被依次推过走廊，拐进各自的病房。

福里斯·艾尔顿大夫，中等个头儿，他的身材与他五十八岁的年龄相比显得颇为苗条，此刻他正走进劳瑞塔·特伦特的单人病房。

大夫刚一推开门，她便扬起脸来。

护士从她的肩头望去，看到艾尔顿大夫快步走到床边，特伦特太太老早就已在那儿翘首等待了。

艾尔顿大夫笑着对他的患者说：“今早你好多了。”

“差不多完全复原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今天可以回家了吗？”

“你可以回家了。”艾尔顿大夫说，“不过，你得让你的老护士安娜·弗里奇跟你一同回去。我已安排她住在你隔壁的卧室里。严格地说，她将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地在职。我让她好好照看你。在这次肠胃不适发作之后，我们不会让她离开了。我想让她同时关注你的心脏状况。”

特伦特太太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现在，”艾尔顿大夫继续说，“我想开诚布公地对你说，劳瑞塔女士，这是你八个月来出现的第三次肠胃不适了。这些急性发作本身就够糟的了，但是我最担心的是你的心脏。要知道，它不能无限期地忍受你的不慎重的饮食习惯招致的恶果。你必须注意你的饮食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她对他说，“不过总有些时候我忍不住要去吃那



些辣味诱人的食物。”

他对她皱起了眉头，忧虑重重地凝视着她。

“我想，”他顿了顿说，“等你再好一点儿时，我们将考虑为你做一系列抗过敏测试。在这一期间，你得多加小心了。我想我必须警告你，你的心脏可能经不起再一次这样的急性发作了。”



第三章

那双手和那些粉末已完成了它们的任务。路已经铺好，所有的准备作业已就绪。

劳瑞塔·特伦特的性命全仰仗于一位与她只有一面之交的女人，虽然这个女人的实际存在早已被她忘到了爪哇国；而这个女人，弗吉尼亚·巴克斯特，也是只依稀记得劳瑞塔·特伦特这个人，那是在十年前的一次例行公事中她曾短时间会见过的一位老妇人。

如果努力回想一下，弗吉尼亚或许便可以忆起那次会谈的情况，不过现在它已经彻头彻尾地淹没在她的脑海中，掩埋在她这十年间日复一日、大大小小的例行公事里了。

此刻，弗吉尼亚正随着川流不息的乘客，夹在队列里，经过客舱女乘务员们的身边。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先生。”

“再见，一路顺风。”

“谢谢您，再见。”

旅客们走下舷梯，缓慢地行进在机场宽阔的通道上，然后便加大步伐，沿着长长的飞机跑道，向那标识着箭头的自动扶梯的



方向走去。路的尽头高挂着一块巨型灯光指示牌，上书“行李”二字。

弗吉尼亚·巴克斯特将右手放在自动扶梯的栏杆上，以使自己站得稳些。

她的臂弯里挂着一件大衣，显得有些疲倦。

年近不惑的她衣着考究，仪态万方。不过她这一生总是事务繁忙，岁月的印痕也就开始浮现在她的眼角周围。每当她微笑着扬起脸时，鼻翼的两侧便会出现两条若隐若现的皱纹，而当这张脸漠无表情的时候，她的嘴角就显得有点儿微微下垂。

此时，她已被自动扶梯送到下面的一层，她走下扶梯，步态轻盈地向行李传送带走去。

来得早了点儿，距行李出来还有一段时间呢。不过这恰好反映了弗吉尼亚的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：就像这样，匆匆忙忙地一路紧赶，却只是为了在这个地方再多等上几分钟。

终于，行李开始运上传送带，再由传送带把旅客的行李逐个送上转盘。

旅客们开始各自去取行李，行李员手持行李牌站在一旁，时不时地把一些大件行李拖出来放在手推车上。

人群渐渐稀疏下来。最后只剩下一两件行李还放在转盘上无人认领。行李车开走了，却仍没有弗吉尼亚的行李。

她走向一位行李员。“我的行李还没出来呢。”她说。

“是什么样的行李呢，女士？”他问。

“一个褐色的手提箱和一个长方形的旅行包。”

“请让我看一下你的行李牌。”

她把行李牌递给他。

他说：“在我开始为您找这些行李之前，我们最好先等一等，看是不是还有一个行李车要开过来，有时当出现不常见的大载



量时，就会分放在两组行李车上。”

弗吉尼亚只好耐着性子等。

过了约莫两三分钟，更多的行李从传送带端口涌了出来。打头的是四件行李，弗吉尼亚的和另外的两个。

“它们在那儿！那两个是我的。”她说，“那个褐色的——前面的那个大的——还有那个长方形的短途旅行包在后面。”

“好的，夫人，我帮你拿过来。”

那个手提箱连同后面的短途旅行包随着传送带移动过来，然后滑向转盘处。几秒钟后，行李员把它们拿了下來，对了上面的标签，就把行李摆放在他的手推车上，向门口走去。

刚才一直站在后边的一个男人突然向他走了过来。“请稍等一下。”他说。

行李员望着他。那人从他的西装口袋里取出一个皮质文件夹并把它打开，出示了上面的金色徽章。“警察，”他说，“这行李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”行李员匆忙地向他保证，“没什么问题，先生。只不过没有跟着第一拨儿行李运到。”

“出现了点儿行李问题，”那人对弗吉尼亚·巴克斯特说，“这是你的手提箱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肯定吗？”

“当然。那正是我的手提箱和短途旅行包，我刚把行李牌交给那位行李员。”

“你能描述一下手提箱里的东西吗？”

“噢，当然可以。”

“请你现在说一下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最上面是一件半长米色大衣，带褐色皮领；一条方



格图案的裙子,还有——”

“这些描述已经足够我们去确认了,”那人说,“你是否介意将它打开让我看看里面呢?”

弗吉尼亚踌躇了一下,但马上说:“可以,我想没关系。”

“上锁了吗?”

“没有,我只是把它关上了。”

那人便一下子打开了箱扣。

行李员把行李车放倒,以便使手提箱保持平衡。

弗吉尼亚把箱盖揭开,当她看到里面的东西时,不由得猛地向后退了几步。

她的半长大衣还在原处,叠放得整整齐齐,和她当初放进去时一模一样,但在那件大衣的上面是几个透明的塑料口袋,在这些口袋里是一些被整齐地包好并放在一起的小包。

“你可没有告诉我这些东西的事。”那人说,“它们究竟是什么?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。”

随着那人的一个手势,一个肩挎照相机、手持闪光灯的男从他身后的那个圆柱后面一晃而出。

当弗吉尼亚还在竭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的时候,那人已把照相机猛地推到她跟前,对准她的脸噼里啪啦地照了起来,她被刺眼的闪光灯晃得一时睁不开眼睛。

那男人身手敏捷地给闪光灯换了一下灯泡,举起相机对着洞开的箱子又照了一通。

行李员赶忙向后退了几步,以免自己也被照进去。

那警官说:“对不起,夫人,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我会解释的,”警官说,“你叫弗吉尼亚·巴克斯特?”